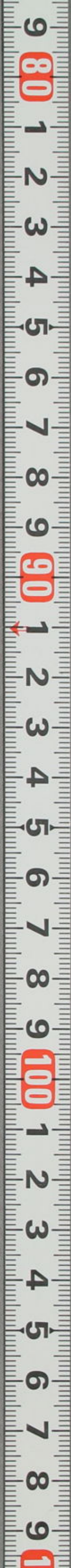




劉向列女傳 二

丑



寬政八酉辰年九月十日

若林子靜九九歲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二

目錄

賢明

一 周宣姜后

二 齊桓衛姬

三 晉文齊姜

四 秦穆公姬

五 楚莊樊姬

六 周南之妻

七 宋鮑女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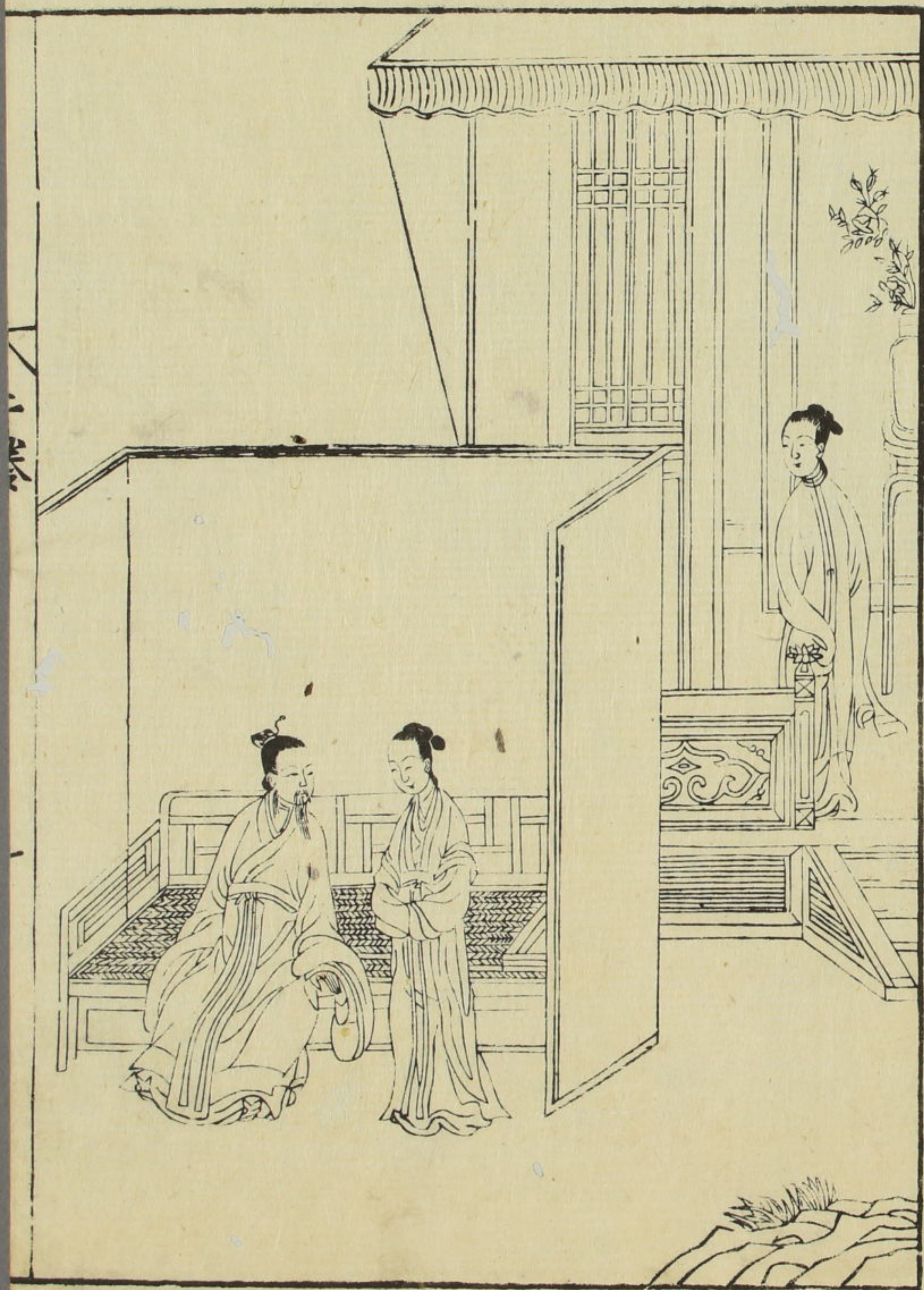
- 八 晉趙衰妻
- 九 陶谷子妻
- 十 柳下惠妻
- 十一 魯黔婁妻
- 十二 齊相御妻
- 十三 楚接輿妻
- 十四 楚老萊妻
- 十五 楚於陵妻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三

目錄

仁智

- 一 密康公母
- 二 楚武鄧曼
- 三 許穆夫人
- 四 曹僖氏妻
- 五 孫叔敖母
- 六 晉伯宗妻
- 七 衛靈夫人



八 齊靈仲子

九 魯臧孫母

十 晉羊叔姬

十一 晉范氏母

十二 魯公乘如

十三 魯漆室女

十四 魏曲沃婦

十五 趙將括母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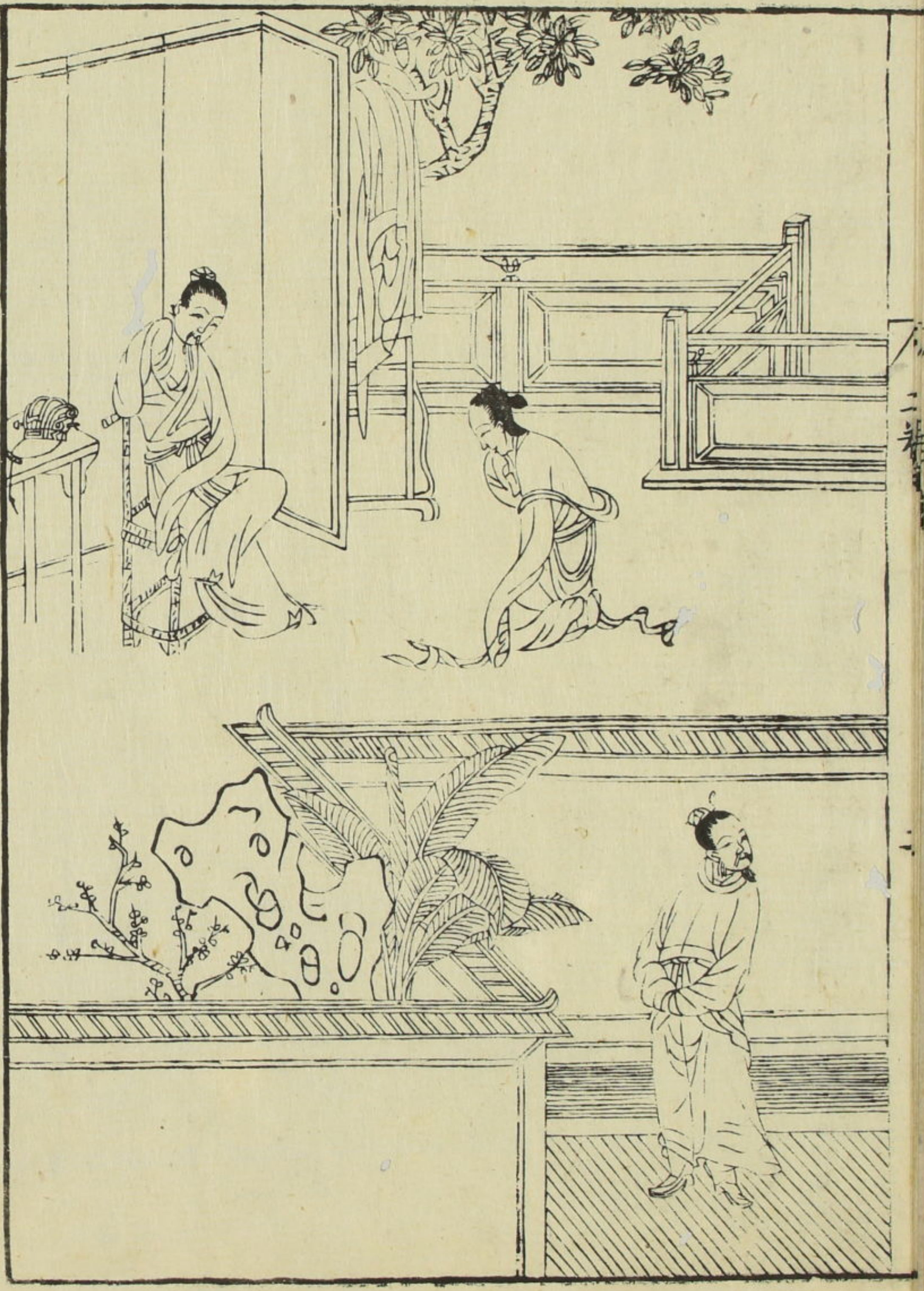
漢 光祿大夫劉向子政 撰
明 錢唐後學胡文煥德甫校

賢明傳

一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
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脱
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
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
色而忘德也夫為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

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
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
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于威儀而有德
行夫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
中脱朝服衣縠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
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
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
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二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甯戚行伯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晚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

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代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
 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
 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
 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款誠信 公好浮樂 姬為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內 立為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驪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聳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二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

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于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有君子于善詩曰彼姜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卒成伯基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四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遂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于秦秦與之秦飢請粟于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瑩公子弘與簡鮮衰絰履新以迎旦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而君罷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我婢子姊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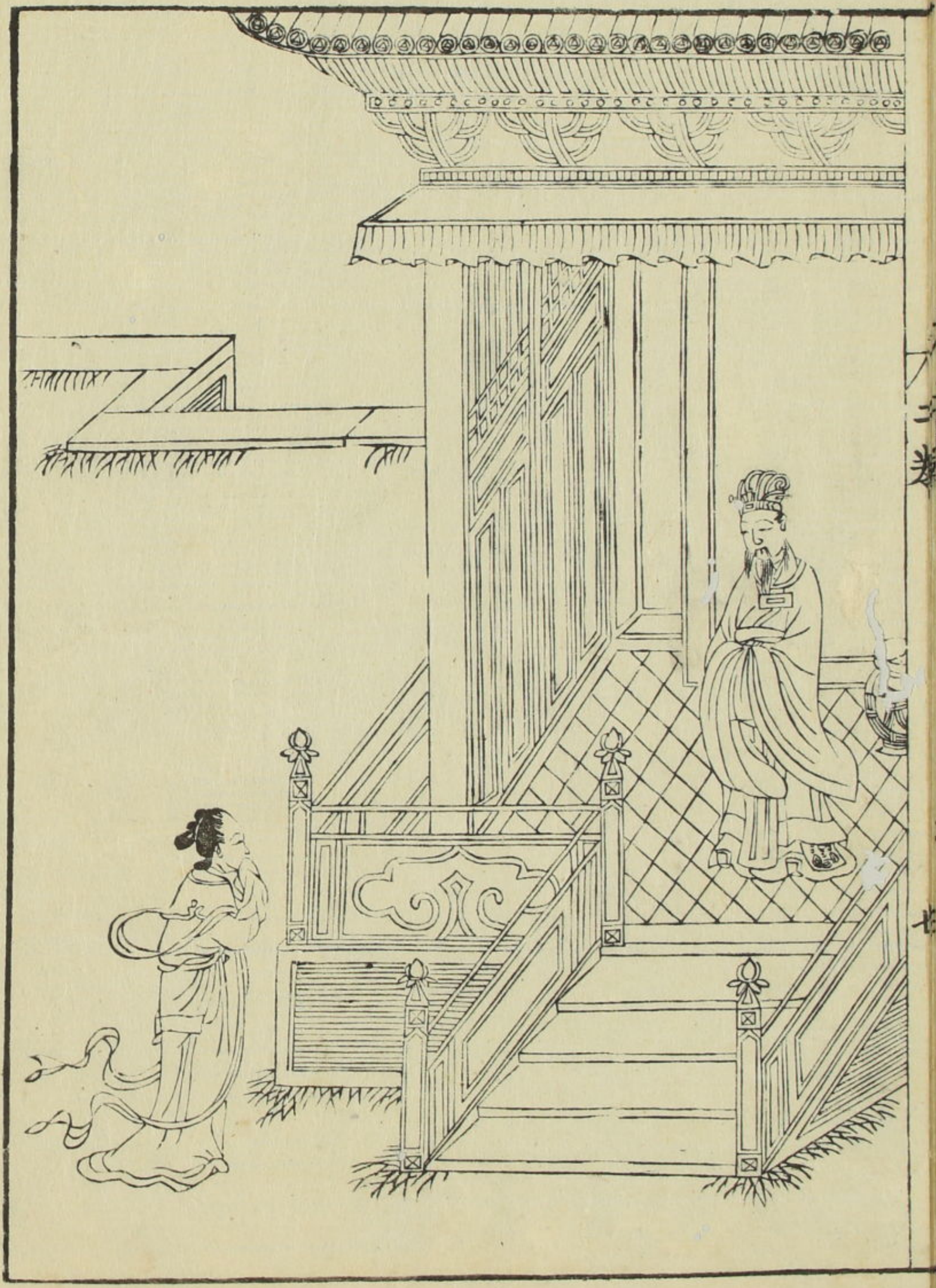
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美之 遂釋其弟

五 楚莊樊姬

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中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蔡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歎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而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
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
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
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于是避舍
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
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
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讓

靡有嫉妬

薦進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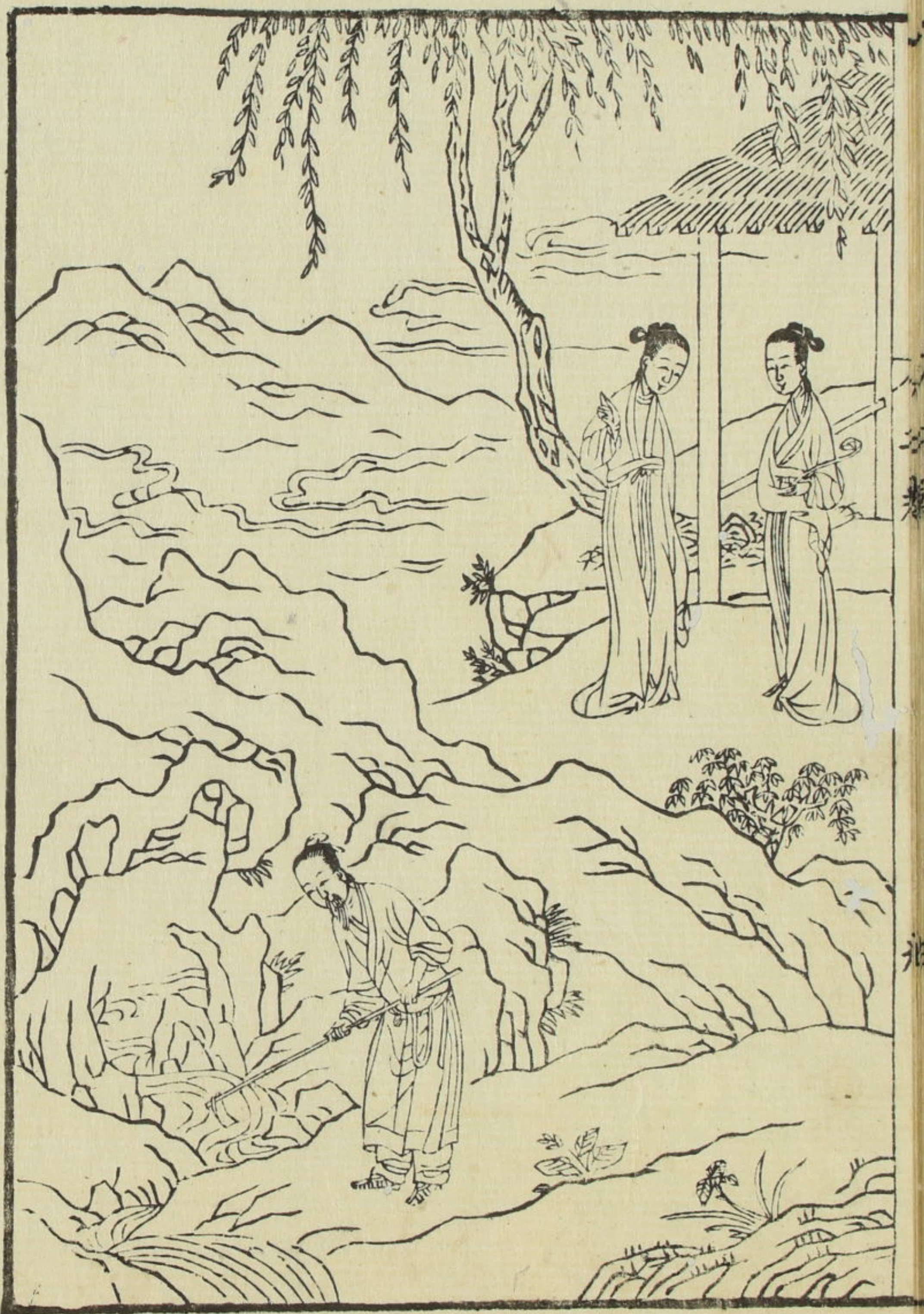
與已同處

非刺虞丘

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

功業遂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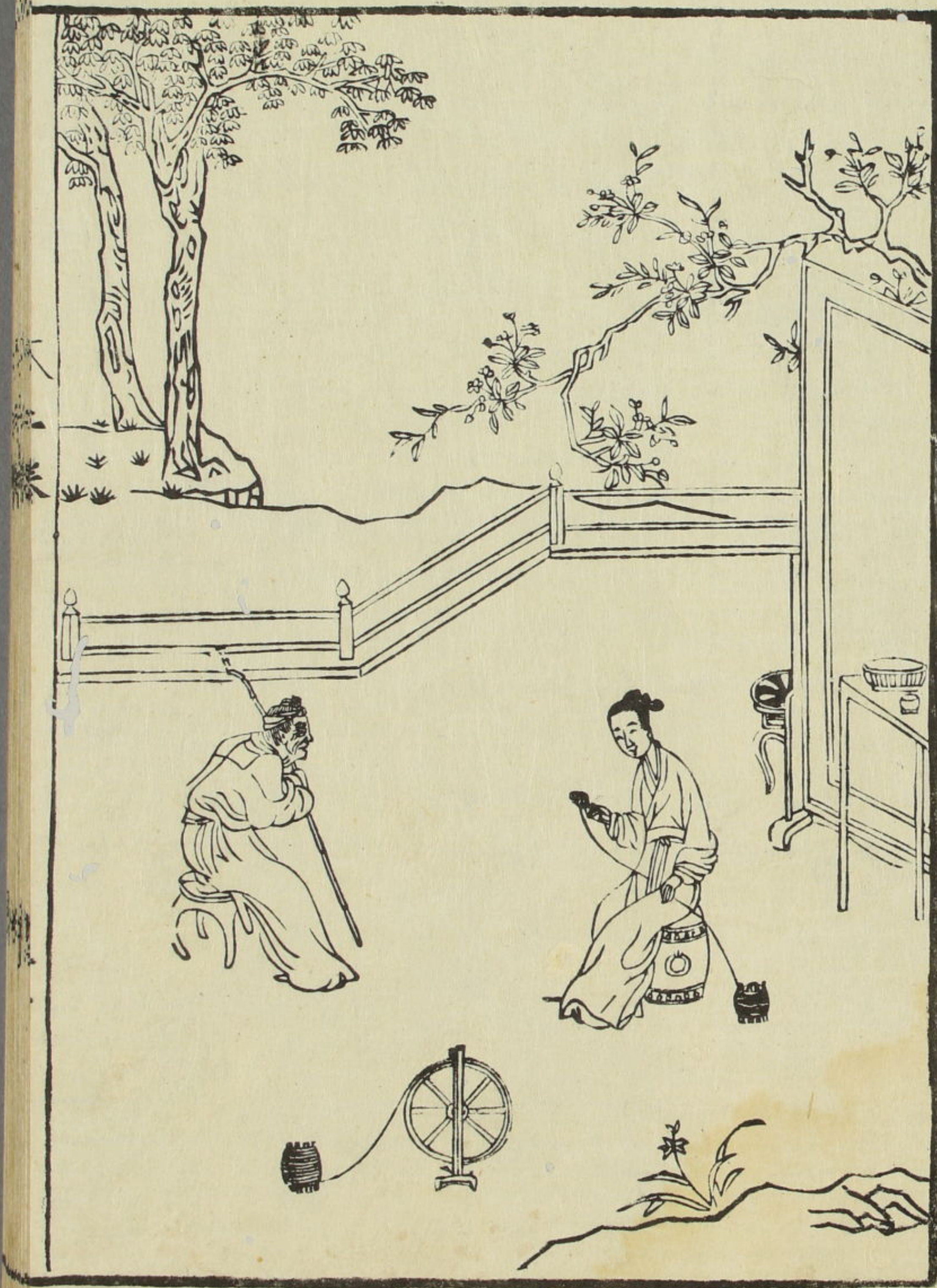
〔六〕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
 過時不來妻恐其懈于王事蓋與其隣人陳素所與
 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
 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
 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曰
 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擇
 患富而已大鳳皇不罹于蔚羅麒麟不入于陷穽蛟
 龍不及于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于人乎生
 于亂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

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
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
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土 維戒無怠 勉為父母
凡事遠周 為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勅君子



七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如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如曰夫人既有匹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渙潭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

有七見去方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姬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如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念像念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為變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如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八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隈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隈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羨好新而媾故無恩與人勤于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中柳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于安新忘舊乎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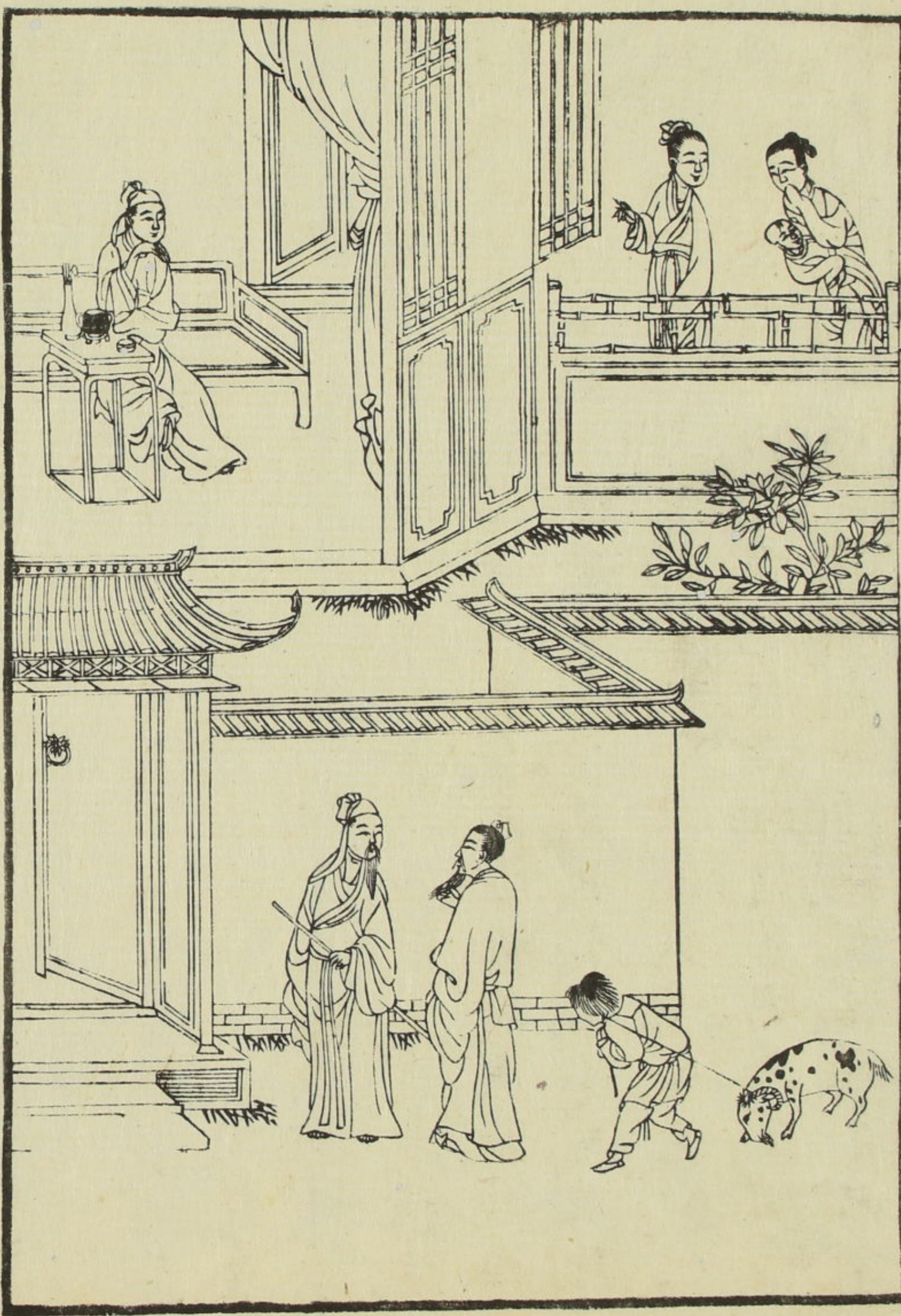


曰譙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若其逆之無以新
庶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
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
為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為公族
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
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君子
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
謂也

頌曰

趙衰姬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隗 子盾為嗣 君子美之 厥行孔備



九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堯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于子孫名傳于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



敬民不戴敗市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
 之處暮羊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
 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六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處
 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答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母家 答子逢袍 復歸養姑

十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
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
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
也柳下惠曰沖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平且彼為
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沖之然與之處仕于
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
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
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弥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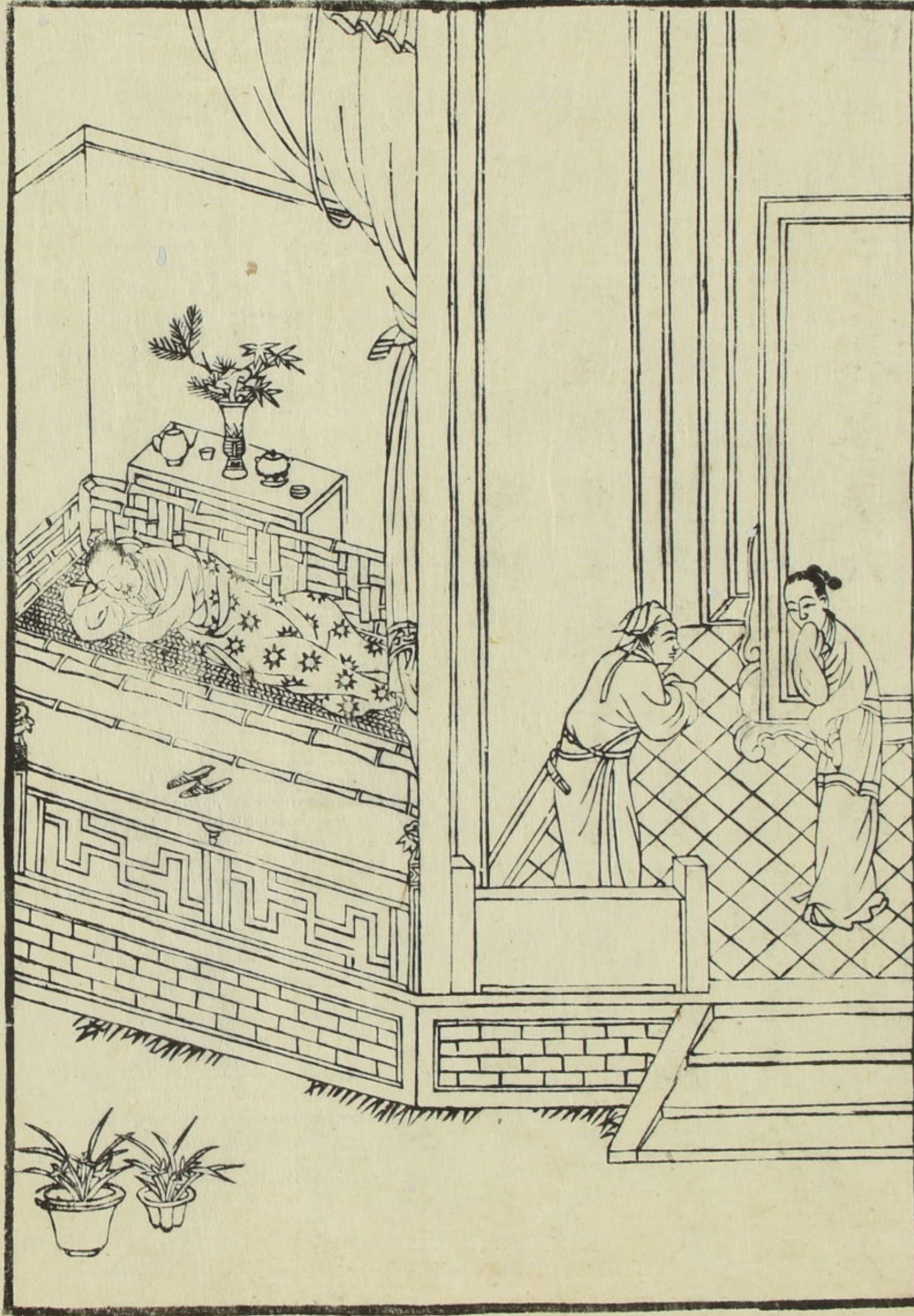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
今遜逝兮嗚呼哀哉魂神世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門人從之以為誄真能窺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知 柳下既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為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豪緼絕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會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



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
 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鐘先生辭而不
 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其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
 卑位不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
 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
 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泚白
 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褐裳
 安賤其淡 不求豐羨 尸不掩蔽 猶謚曰康



士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行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于義而賤不虛驕以貴于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

遜常羞不足晏子恠而問其故且以實對于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傳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于君子

十三 楚接輿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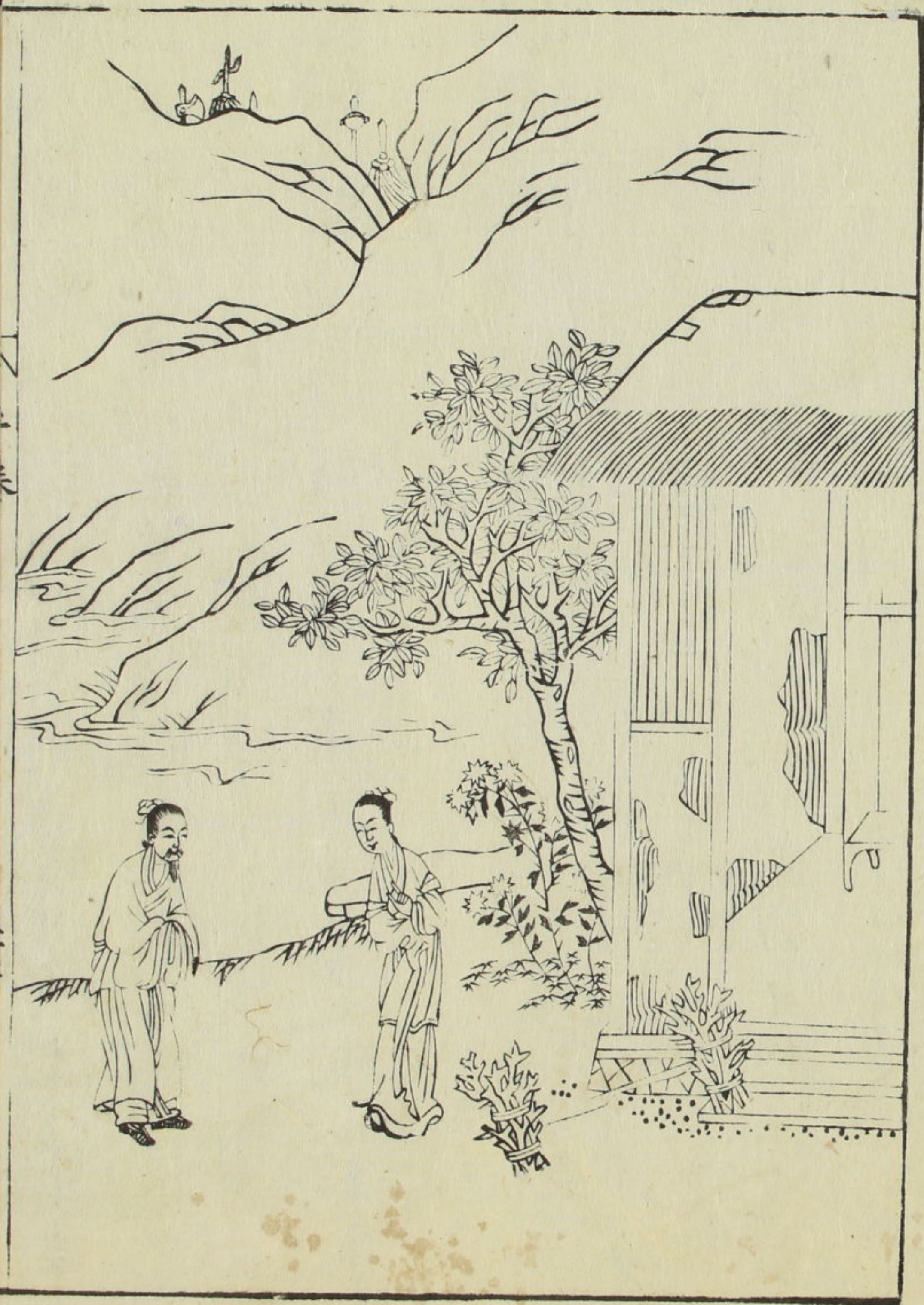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



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
 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
 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甕妻戴絳器變名易姓而遠徙
 真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為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
 而不急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椽之
 了了言不急于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戴絳易姓 終不遭難



十四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室木牀著席衣緼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辟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荆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何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

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授其畚菜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為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季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為室 莞葭為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亡



十五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

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為有德行詩云情名良人秣
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於陵處楚 玉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玉若身安 左琴右書 為人灌園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二終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三

漢 光祿大夫劉向子政 撰
明 錢唐後學胡文煥德甫校

仁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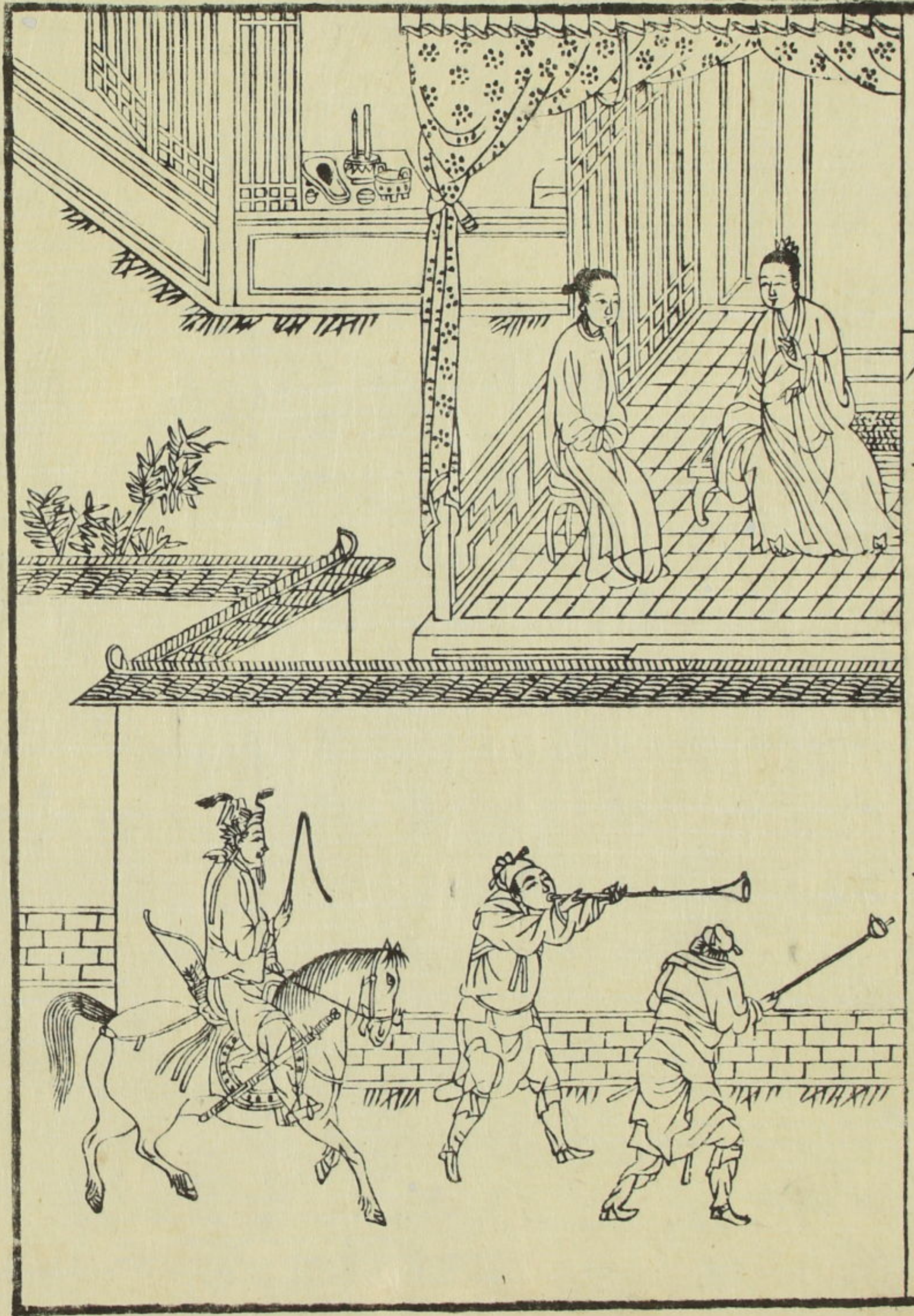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于澤上康公從有
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
三為祭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祭
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
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

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祭不歸
公行下衆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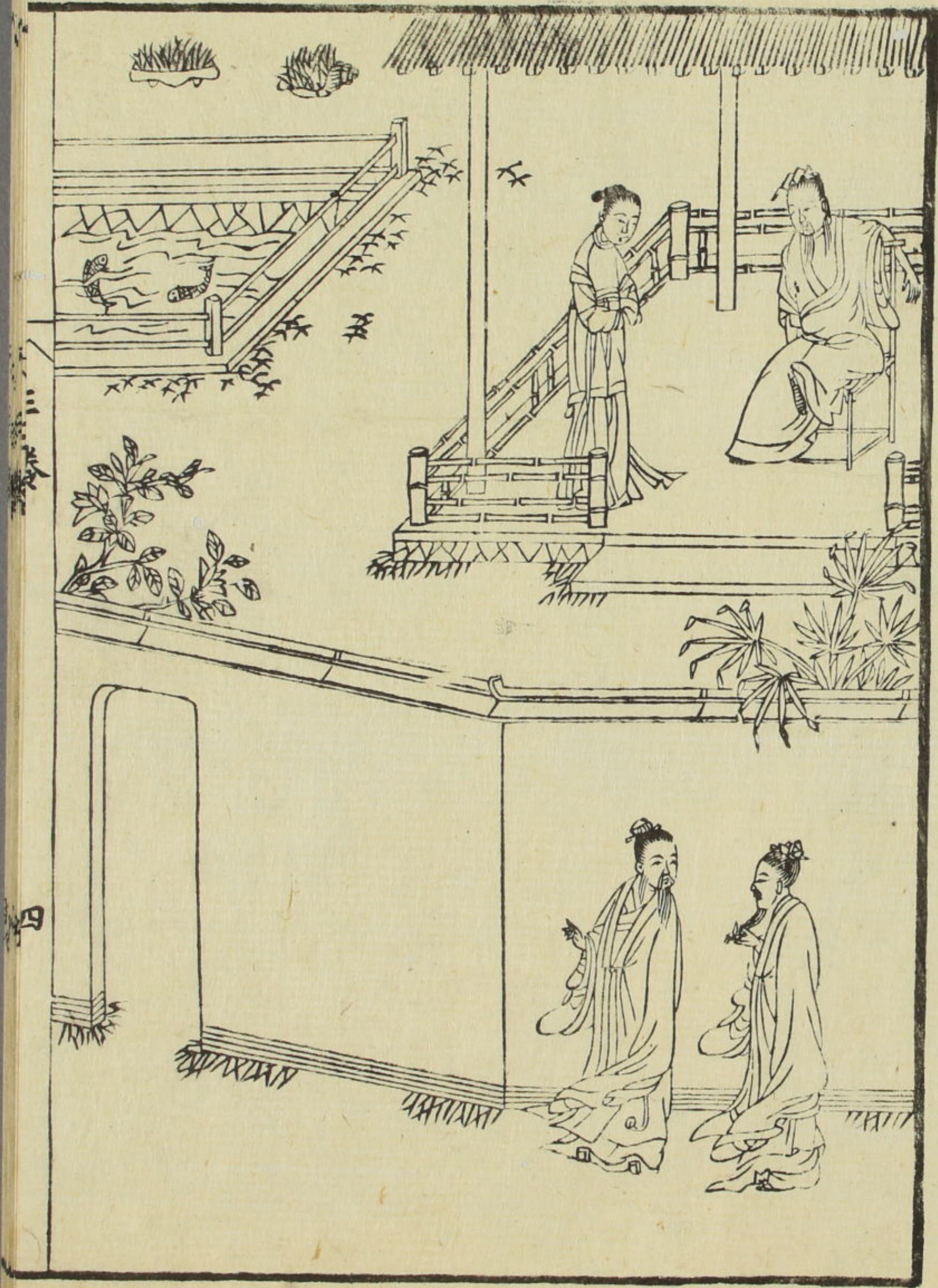
二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聞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于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于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

為知人詩云魯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
 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
 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毋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率于楛木之下
 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勳



三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于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

用其信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衛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火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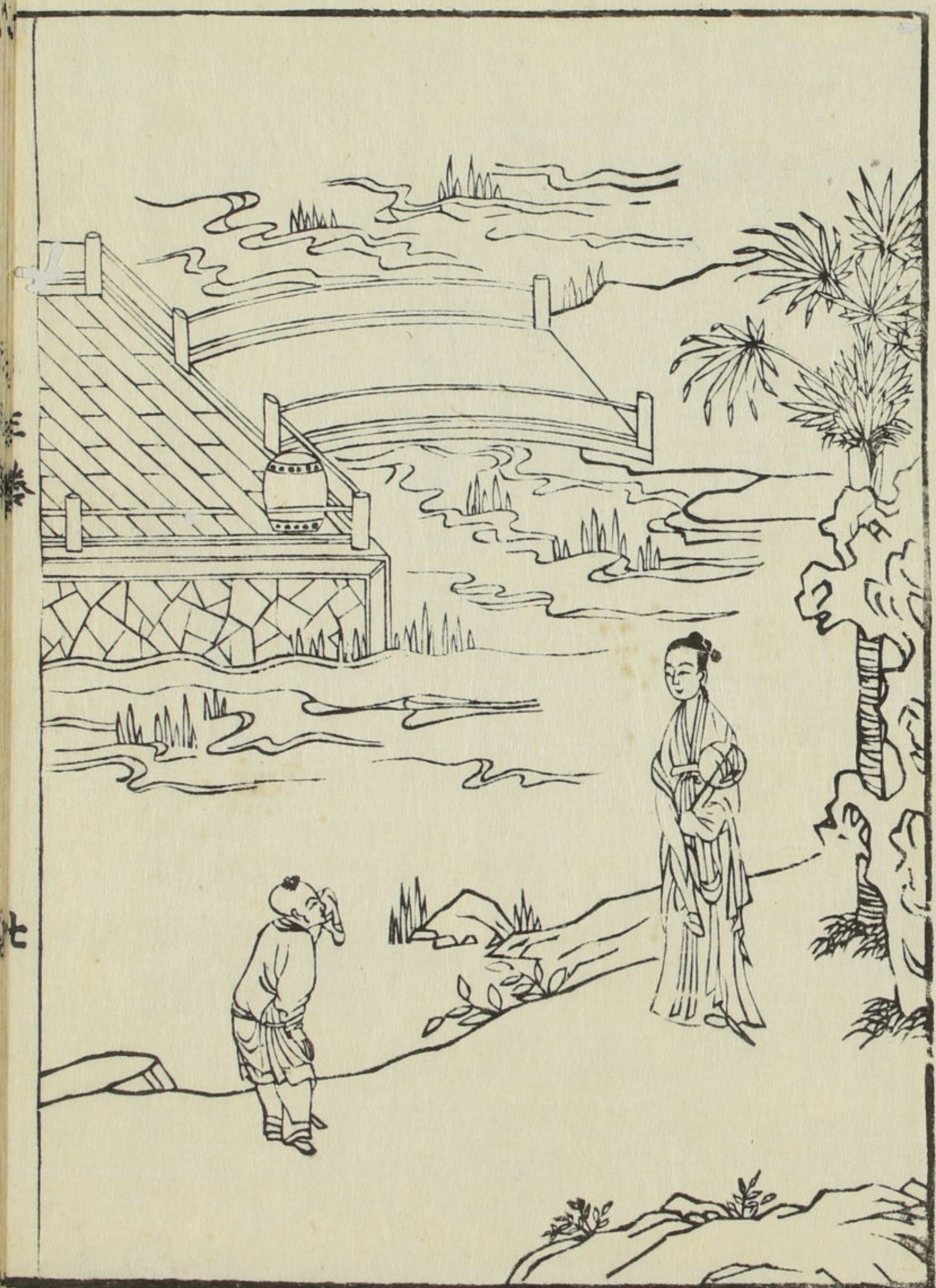
四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于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儉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伯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章。

復加辭其上公子受宿反辭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
 負羈之間冷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幼而赴其
 間者門外成市君子謂陪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

頌曰

僖氏之妻 厥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宿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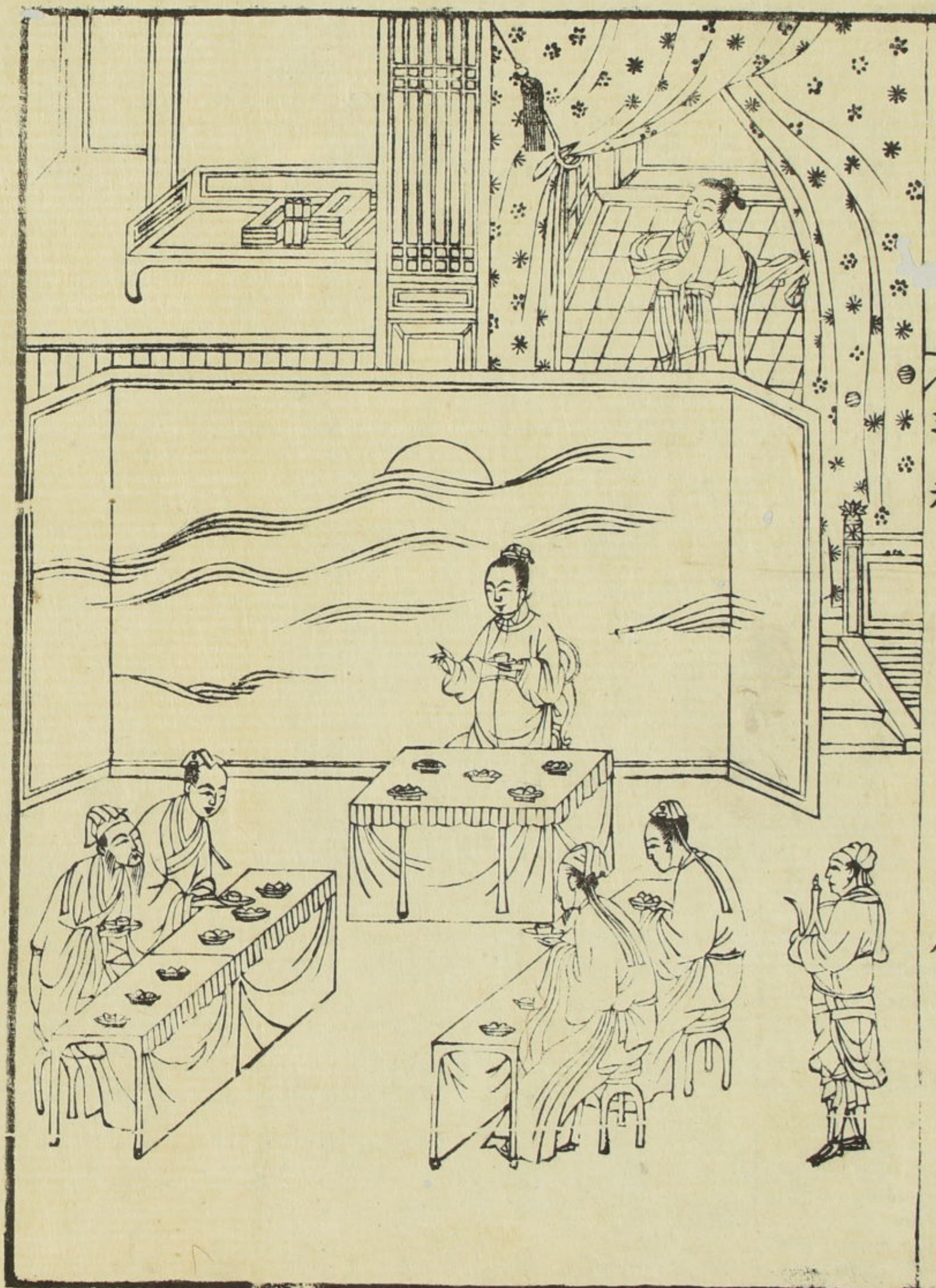


五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
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
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
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
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靈
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
與于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
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說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母曰陰德 不死必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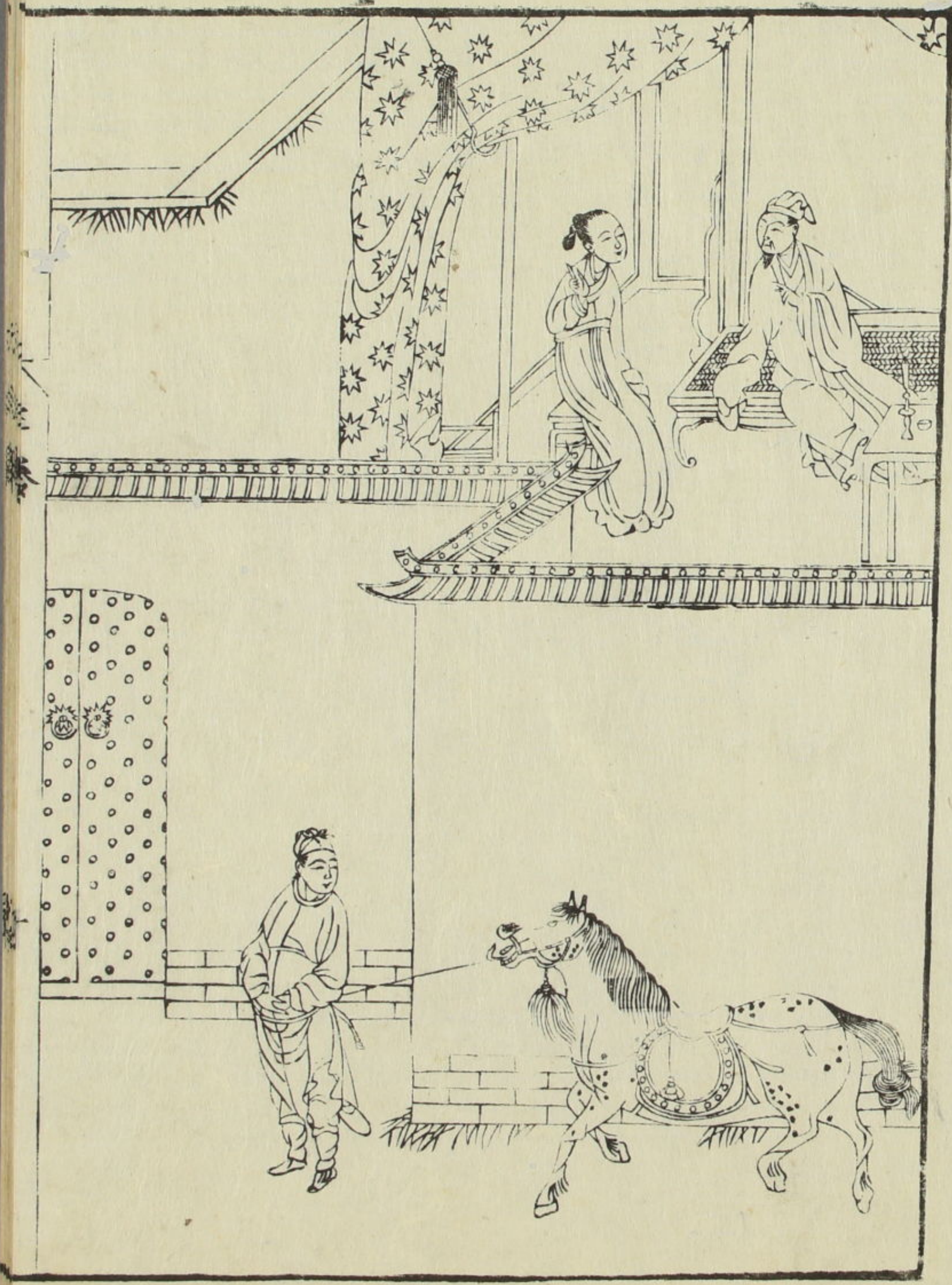
六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辨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教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謀爾試聽之其妻曰諾于是為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

不能戴其大矣難必及予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
 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
 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藥不忌之難
 卻言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熯熯不可救藥
 此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且亡 數謀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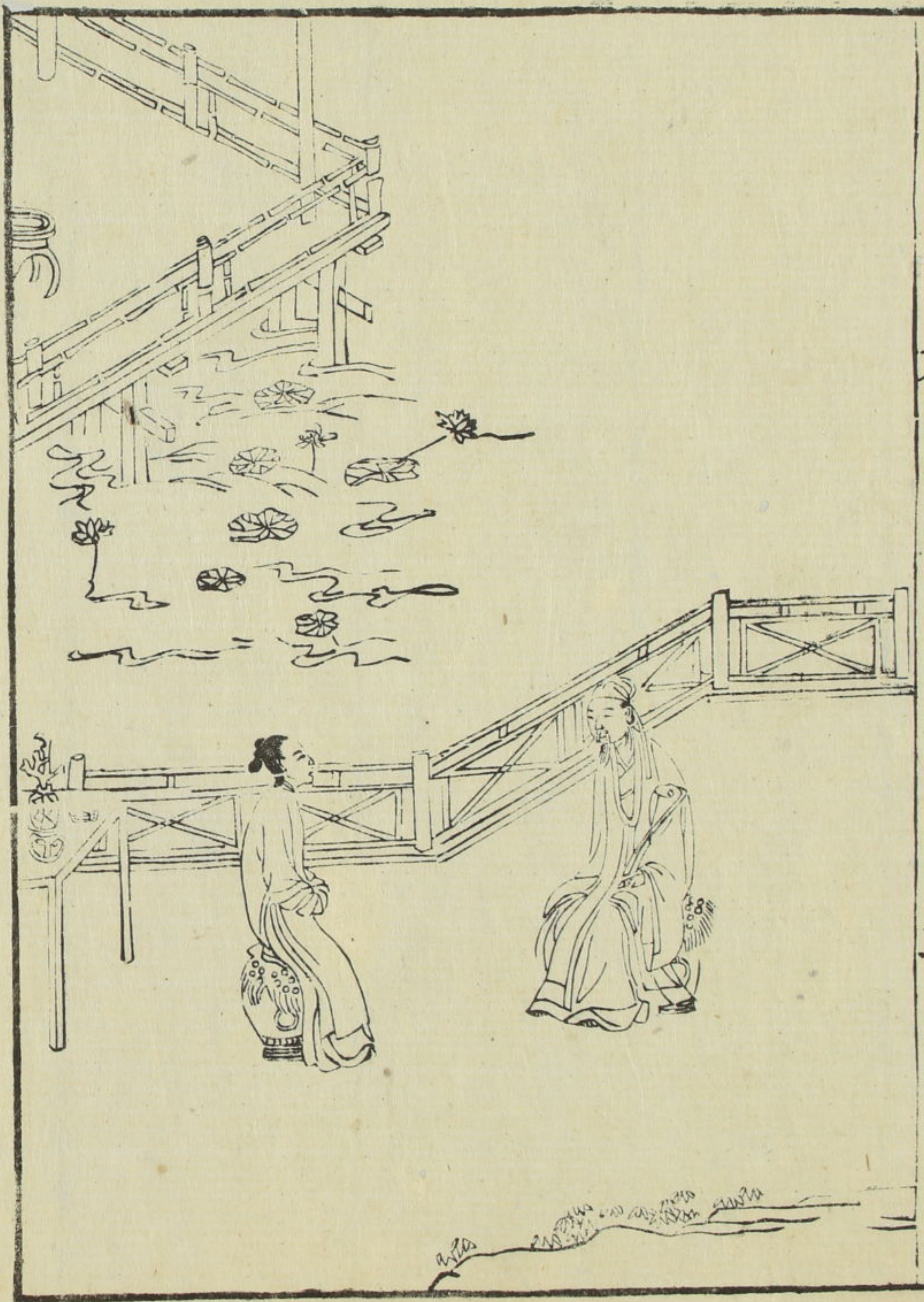
七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驂至關而止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變節不為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拜賀公曰子何以賀冥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

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驂 中止關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于魯聲姬生子光以為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姊戎子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為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為太子高厚為傅靈公疾高厚欲迎牙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

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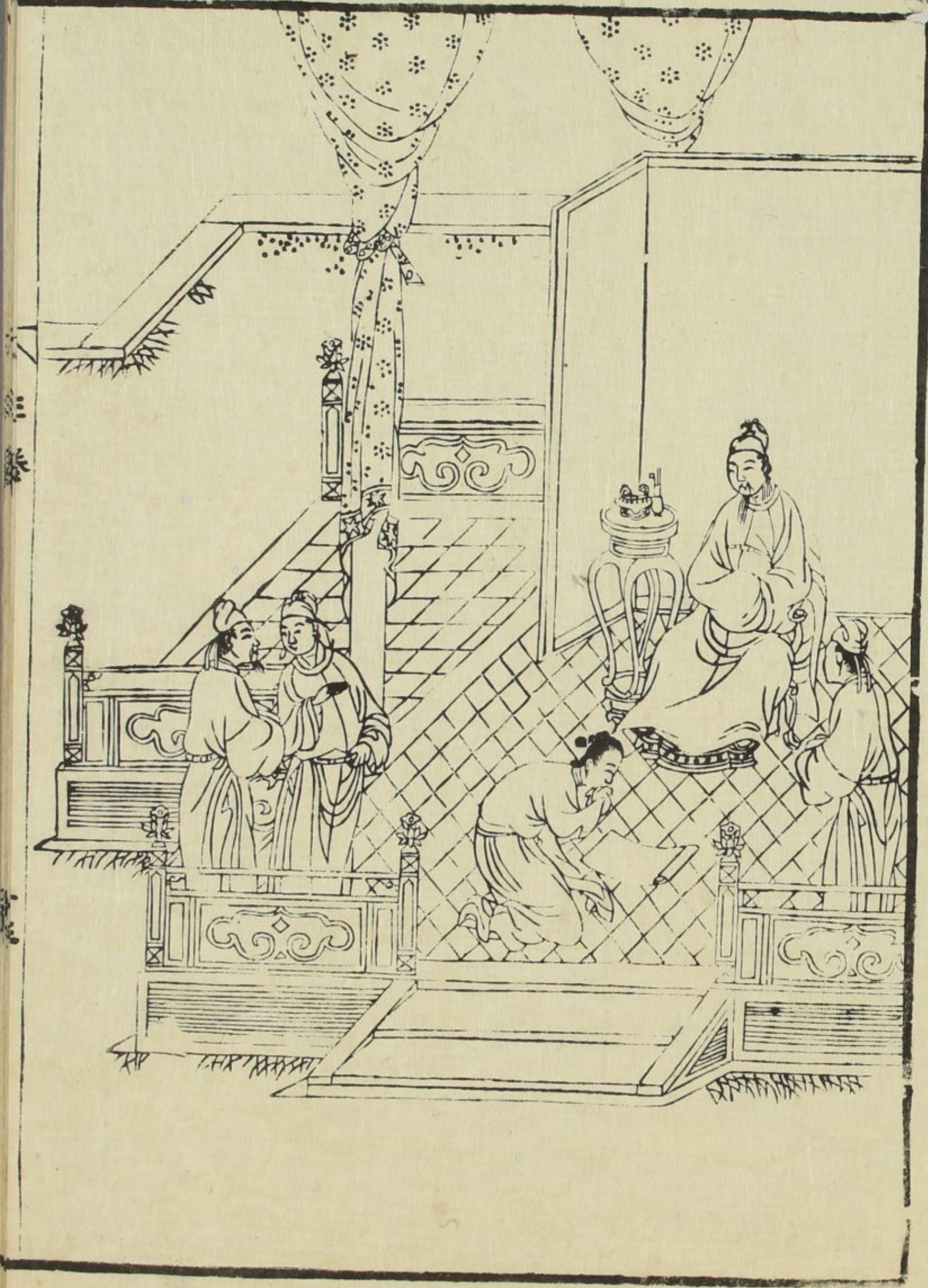
廢姬子先

仲子強諫

棄嫡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九 魯滅孫母

滅孫母者魯大夫滅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為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為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富子者其于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璧璧隣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于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在惠而後出以求助焉于是文仲託于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以果拘之而興兵歆罷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歆小器投諸台食獵犬

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滅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滅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于是召而語之曰吾使滅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滅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歆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鬥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滅我羊羊有母是蓋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

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
 治矣於是滅孫母之言軍于境上齊方遣兵將以
 罷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滅孫
 母識高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滅孫之母 刺子好威 必且遇善 使援所危
 既厚三家 果拘于齊 母說其書 子遂得歸



十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盼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于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于三室之邑是于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盼與鮒烹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內不着埋之以明不與于是乃盛以甕埋墟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

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爇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為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叔向歆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歆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下一國而鄉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而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絡之妹也子絡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

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實有承心
念矣母期貪婪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
用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
為我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
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
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如產男叔姬往視之
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
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初勝為亂
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為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脊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

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鴈肩而牛腹豨
聲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為
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
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
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廢
叔魚與雍子于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知矣詩
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于情性 知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不爭

十一 晉范氏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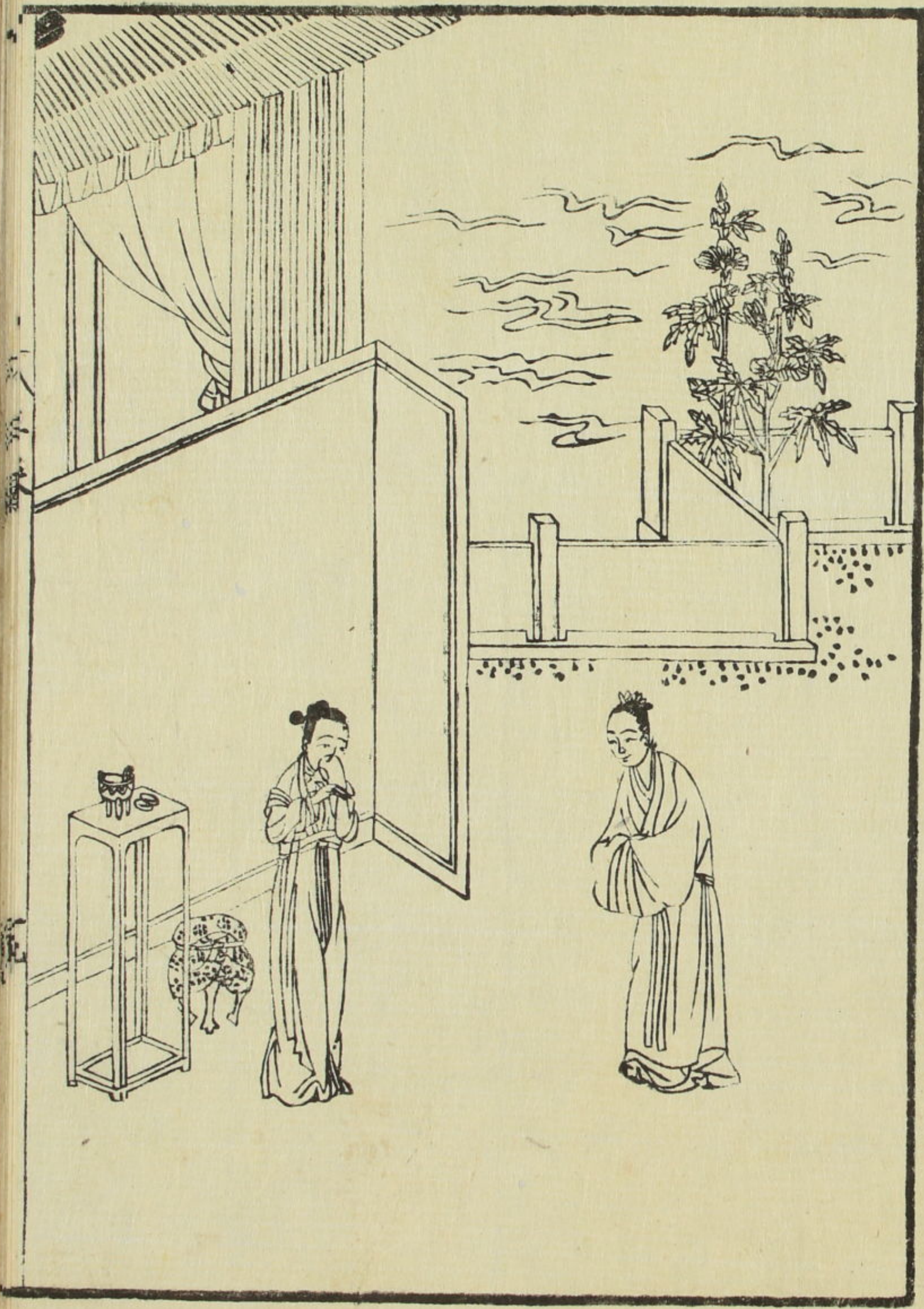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于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諒令伐株于山將有馬為也已而閑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無偽行詐莫能久長其



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詩曰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悅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石 後果逢禍 身死國分



十一 魯公乘如

魯公乘如者魯公乘子皮之如也其族人死如哭之甚悲子皮止如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為相子皮問如曰魯君欲以我為相為之乎如曰勿為也子皮曰何也如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皮曰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為相子皮曰如欲嫁何不早言如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政何以理之譬猶掩目而別黑白也掩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然必有人禍子其勿為也子皮不聽卒受為相居未期年果諫而死君子謂公乘如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籥兮籥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明事分禮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為宗恥

十一 魯漆室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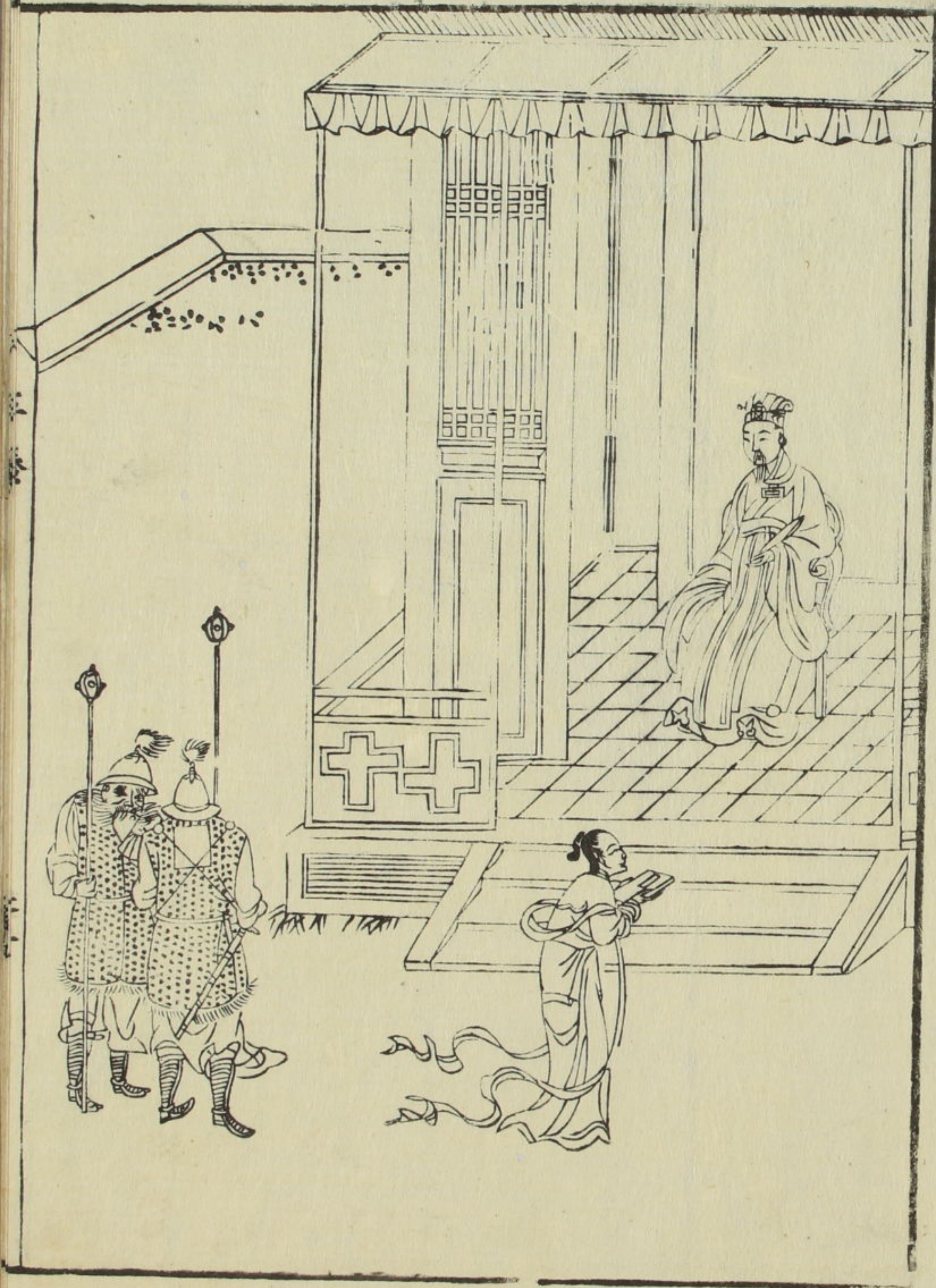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恻者
其隣人婦泛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為
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
吾豈為一不嫁一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隣婦
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
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
吾墓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
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念吾終身無兄吾聞



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偽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
 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
 我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
 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
 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老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十四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為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于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門會使于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于志窳于心不

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為要笄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于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淋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為萬物始君臣

宋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主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敵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鐘如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聰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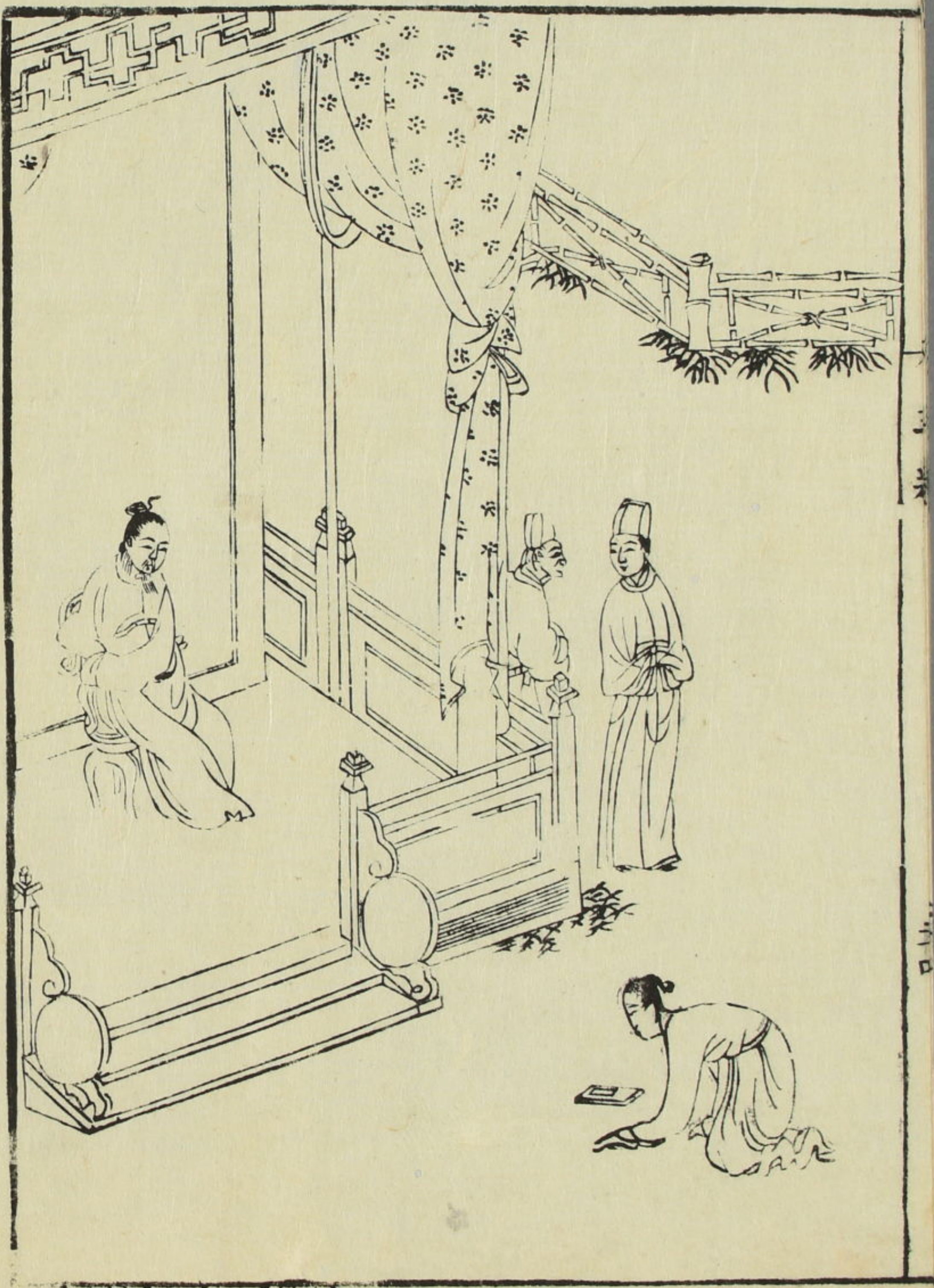
禮別不明

負款王明

陳列紀綱

王能自備

卒無敵兵



五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為將將行括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曰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為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若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

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
以括母為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
爾用憂謫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拒秦 括母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新刻古列女傳卷之三終

